

Yuhum - 魂魄(上)

第一篇 浪跡天涯—旅人

一 浪跡天涯—旅人

黑色奇萊⁴，像一條巨龍橫梗在合歡山對面的山岳，整座山脈由奇萊北峰、主峰、卡樓羅山、南峰等一系列群巒綿延施迤南下，站在合歡山松雪樓遠望奇萊山稜脊，在午後斜陽半照之下，黑色奇萊更顯得龐大、漆黑，氣勢懾人。沉思停頓了一陣子，最後，我還是決定下去，將重裝登山袋往背後一甩，就往奇萊方向奔跑下行。一路衝過彎延曲折的杉林和濃密箭竹林，經過許多濃密低矮草叢亂枝，就出現在一個凸出的平坡草原，視野便開闊明亮，往下慢慢看下去時，發現下方低矮黃色草原有條彎曲的路徑，像一條小蛇一路彎延下滑到黑水塘。繼續往下遠望時，塔茨基里溪正彎延曲折在遠遠的幾公里山谷底下，心裡暗想，還那麼遠～。我暫時把背包找個稍為平坦的岩石靠著，因為剛才一路趕下來，心臟跳的太急，上氣不接下氣，喘呼呼的。在調整呼吸之間不經意的看到一張登山路條懸掛在冷杉林垂下來的枝條上，在秋風中隨風輕飄，隨手一抓，在手上，看到上面著寫「浪跡天涯—旅人—千里孤行客」，好個瀟灑又大膽的孤行客，字句淒美但又寫實啊！人生旅途中，有誰不是浪跡天涯，今天東明天又西的旅人哪？誰又不常常是形單影隻，孤單寂寞來往奔波呢？而署名“千里孤行客”的這位旅人，其話裡的奧妙，感覺上陌生但卻又是那麼的熟悉，好像他在傳達一個故事，一個生命的歷練。在千里我獨行的人生中，我們往往熟悉了一個旅程，隨後卻又要重新投入另外一個陌生，繼續背著行囊尋尋覓覓，不停地尋找可安歇的港灣，直到人生終站。

⁴奇萊山位在南投縣與花蓮縣交界處，名列五嶽三尖『一怪』，標高3605公尺的奇萊山主北峰、卡樓羅斷崖、屏風陵線等形成一系列獨霸一方的綿延山峰，從合歡山遠望奇萊稜脊，常因背對陽光而顯龐大、漆黑，山嶽氣勢懾人；再者，奇萊山素以險峻最為著名，氣候錯綜複雜，雲霧變幻莫測，是臺灣發生山難最多的一座山，所以有「黑色奇萊」的稱號。

走到底下的黑水塘營地時，報時鳥 pakux⁵已在樹梢林間 pakux~pakux~不斷鳴叫，提醒著夜幕即將來臨，旅人該是停下腳步，準備找地方紮營下來囉！於是卸下裝備，我在黑水塘四周巡視，看看有沒有可用來做營火野炊之用的乾材枯木，發現除了前一批山友留下的二節短小殘木之外，再也找不到其它可用之乾木了。此外，當看到那泛黃黑稠又發臭的優氧化黑水塘，水死死的流不出去，就更引不起要繼續留下來過夜的念頭，於是告訴自己，走吧！繼續向前，走到那裡就算到那裡，看著手上的登山地圖，下一站應該就是「奇萊古堡」。古堡耶！心裡想著古堡，它一定是很棒的地方。

背著大背包，步伐更加大，繼續快速往前行，路面忽高忽低，森林愈來愈濃密，天色也愈來愈昏暗，山路愈來愈難行了。過去自己也曾經有過多次在夜間摸黑趕路的經驗，只要知道方向，清楚終點在何處，夜路即使再怎麼遙遠難行，人再怎疲累孤單，也都無所謂。偏偏這一趟是我頭一回攀登奇萊山，而且又是一個人單獨行動，登山之前，曾經參考許多登山客所留(寫)下來的地圖、路況、經驗與分享等資料，也多次進行模擬攀登奇萊山的情境，默想自己從松雪樓下到黑水塘，再前進到奇萊古堡，路程及可能要花費的時間，原先認為只要越過幾個彎，穿越幾回濃密漆黑的森林，奇萊古堡應該就在前頭了，可是想法總與事實兜不攏，愈走愈不對勁，天色愈來愈黑，發覺四周圍已經是伸手不見五指了，手電筒燈光愈來愈弱，汗流夾背，蓬頭垢面，心煩又氣燥，在身心疲累又無方向感之下，懼怕的感覺打從心底毛毛竄起，怎麼辦？怎麼辦？嘩！嘩！嘩！飛鼠的叫聲在枝椏間此起彼落，牠們並不時的在路徑樹梢上方交互飛梭滑行；山羌刺耳的叫聲“幹！”⁶，也此起彼落，蟲鳴怪聲到處響起，我整個人已經淹沒在黑暗又恐怖的奇萊深谷，我迷路了，此時此刻，真的後悔沒有接

⁵報時鳥 pa' kux，大約在傍晚五時就會鳴唱「pakux-pakux-」，這時工作中的泰雅人就會收工，獵人也趕回獵寮找柴薪、生火，遲了就會被黑夜趕上。

⁶相傳山羌本來不會說這種語言，大約在三~四百年前，西部平原突然湧進大批人潮，這群由海面上岸的人類侵佔了整個平原丘陵，山羌節節退入山林。老山羌覺得這不是辦法，決定親自去窺視這群「動物」，怎麼那麼厲害。愈接近愈清楚聽到他們的叫聲“幹~”，老山羌得到一個結論，一定要學這些「動物」的語言，我們才會和牠們一樣強。從那一天開始，“幹~”變成了山羌的重要語言，尤其是當人類接近時，山羌就會突然大聲吼“幹~”，嚇退了近身的獵人或登山客。

受山友們的建言。

在合歡山松雪樓底下停好機車時，有幾位山友正好剛從奇萊山攀登回來，他們穿越樹林，爬坡到他們泊車的地點，在互相寒暄招呼時，當他們知道我正準備要下去登奇萊時，都驚訝地說：「不行！不行！太晚了，這個時候下去會有危險」，因為那個時候已經是下午3~4點之間，而高山上，只要太陽一下山，黑夜很快就會籠罩下來，山友們覺得如果我一定執意要下去，那就必須在黑水塘緊急紮營，否則後果將不堪想像。善意的建言，猶在耳中，可是此刻的我卻已深深陷入在不堪想像的窘境中，在心急慌亂的黑暗裡，我像一隻被打落水溝的流浪狗，拼命尋找可上岸的地方，哈嘶！哈嘶！哈嘶！拼命喘息，死命地向前，又渴又餓，焦急不安，我不斷責怪自己為什麼不聽山友的話，為什麼不先在松雪樓住一夜，然後第二天上午再輕輕鬆鬆上山，不是很好嘛！為什麼？不斷地責怪自己，害得自己現在就跌落在黑漆漆漫無方向又不知身在何處的窘境中。

內心不斷呼喚著，乾溪啊！地圖上的乾溪，你到底在那裡啊？資料上告訴我，只要找到乾溪，人下到乾溪再繼續往上溯，就會找到奇萊古堡，然後在古堡旁邊就可以看到從石縫中滲出來甘甜的山泉水，想到甘泉水就在眼前，又想到“古堡”，童話故事中王子營救公主的古堡，高聳壯麗溫暖的古堡，這些溫馨畫面不時浮現在腦海，心靈立刻“蹦”出火花一般的力量，支撐自己加油！加油！馬上就會到了。

穿過無數個橫梗在路上的亂枝蔓草，經過幾個小山坡，終於走到地圖上所提的乾溪，可是人已經疲累不堪，背包愈揹愈重，步履更加踉蹌，左搖右晃，幾乎是往前走幾步就停下喘喘氣，然後再繼續向前，此時好想早一點找到古堡，聽到山泉水滴滴下聲音。我一面拼命的緩步向前，也一面眼觀四方，耳聽八方，提防隨時可能出現的突發狀況，因為這個時候，赤尾青竹絲以及龜殼花之類毒蛇，牠們就會常常出現在小溪邊或乾溝上，等候小水蛙，一出現就伺機

攻擊吞食，而人只要被它們咬到，便會一命嗚呼。此外，那群晝伏夜行台灣黑熊，也常常出現在狹窄深谷或山凹之處，躲在暗處窺視從山壁上跳下來的山羊、山羌，再閃電撲擊然後撕裂吞食。我一步一步緩緩往前，不久耳朵終於聽到極微細的水聲，我尋音辨位尋找它到底在那裡。抬頭尋找時，赫然發現，前方 200 公尺之處，有一頭黑壓壓的大怪物蹲坐著，忽隱忽現飄忽在叢林枝葉之間。視線太暗了，一時無法辨識它到底是何方神聖，心裡又驚又怕，不知該如何是好，前進？或者後退？最後，心一橫，繼續朝牠那裡前進吧！緊握著配在腰間的刀，告訴自己不要怕，管它是什麼怪物，來就來吧！我繼續摸黑前進，也不時抬頭注意前方，防範那個怪物的動靜，怪物仍然不動如山地蹲在那裡，愈來愈近…。在微弱燈光導引照射之下，那龐然大怪獸終於出現了，哇！好大喔，用鐵皮製作的圓形古堡，是古堡耶！懸到喉頭的心，大大鬆了下來，慌張驚懼的臉孔，頓時轉變成了驚喜的笑容，到…到了，我終於找到期盼已久的古堡⁷了。

二 驚濤駭浪的夜晚

疲憊不堪地走到古堡門外，大背包連人“碰”一聲，靠著牆慢慢滑坐地上，呼！一聲，深深呼了一口氣。背後貼著的鐵皮，告訴我，到囉！到古堡了，這一路好辛苦啊！背包卸下，二腳一伸攤坐地上，一面喘息一面聆聽腳前三公尺之處美妙青脆的細水聲。甘甜的山泉水真的就出現在眼前了，我迫不及待朝前掬手飽飲，也順便洗淨骯髒污穢的臉，然後再一次一次痛快地喝上幾口，直到好飽足、好舒爽，嗯～！心肝脾肺五臟六腑都涼透了。

起先一直擔心自己迷路，害怕走錯了路線和方向；更害怕另外一件事情會發生，就是擔心那些以前死在這裡，還流浪在這裡的幽魂，擔心他們就突然出

⁷ 台灣登山史上，山難最多且產生靈異故事最多的就是奇萊山。從最早，民國六十年清大學生發生五人集體山難開始，當時在短短數年之間，奇萊山區曾經接二連三發生悲慘的集體山難，奇萊古堡最早時候就是紀念當時發生山難失事的學生以及預防新的山難發生所蓋建的。